

苏皖两个相邻山村的岁月嬗变

——关于乡村振兴的调研

光明日报调研组

编者按 苏皖边界两个相邻的小山村，自然条件相似，千百年来，山民同饮一溪水，共砍一山柴，过着差不多的日子。

40多年前，那场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“大包干”，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生产力，也引发了“山两边”的嬗变：山还是那座山，水还是那溪水，然而，两村发展状况却判若霄壤。

1995年和1998年，记者曾先后两次来这里调研，撰写了调查报告《山这边，山那边……》《三年再访山两边》，探寻两个村庄发展差异背后的动因。

又是25年过去了，两个村庄各自的状况如何？村民们经历了哪些奋斗的艰辛？收获了哪些成功的喜悦？他们又面临着怎样的困惑？有着怎样的期盼？

日前，本报调研组冒着酷暑，再次走进山这边山那边，试图通过探寻两村几十年发展的路径，解析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密码。

“近乡情更怯！”记者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，再次来到了伍员山。

竹海茶山、草陂池塘、田园屋舍、枕水人家……江南的风光，总是那么明艳！

记者努力将眼前的一切，与脑海中的记忆相印证，似曾相识却又恍如隔世，不由得发出沧海桑田的慨叹。

伍员山，是江南丘陵中寻常可见的一座小山包，因春秋吴国名将伍子胥被昭关途经此地而得名。山的西边，是安徽省郎溪县凌笪镇下吴村；山的东边，是江苏省溧阳市社渚镇洑家村。

两村田畴交错，屋舍紧傍，溪水共饮，鸡犬之声相闻。

因为山的阻隔、路的崎岖、田的稀缺，年年岁岁，村民勤苦拼搏，却一直走不出贫困的循环。

“前世福浅，生在伍员！”一辈又一辈当地人无奈地发出这样的幽怨。

一样的山水，不一样的光景

28年前，也是这个时节，记者第一次走进伍员山。

当时，一条新闻线索引起了记者关注：

得益于较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山这边的下吴村率先解决了吃饭问题。这让山那边的洑家村好生羡慕，妹子们纷纷往下吴村嫁。

但是，“够能够穿蛮安耽，喝口老酒享清闲”，这种小富即安的观念，羁绊住了下吴人前进的步履。

而原本每年要向下吴村借三四四万公斤粮食才能填饱肚子的洑家村，“穷则思变”，村党支部一班人舍小家顾大家，并在制度上进行了创新，请来专家开发温泉资源，采用股份制改造荒山秃岭，原本涓涓涌流的温泉靠养殖淌出了“真金白银”，荒山秃岭靠植药材、种茶叶变成了“聚宝盆”……几年下来，反而把下吴村甩在了后面，成为远近闻名的“富裕村”。

反观下吴村，同样有温泉流淌，但记者采访时看到，村民仍用来洗衣服、涮马桶；尽管拥有8000多亩林地，却无人组织开发，任由山上稀稀落落的马尾松和齐腰深的蒿草自生自灭……

问题出在哪里？

记者调研得出的结论是：“农村生产力的每一次重大解放，更新观念是前提。”“固步自封，躲在山沟里打转转不行，怨天尤人，面对困境长吁短叹也无益。”

记者在“山两边”的采访写成报道《山这边，山那边……》，并配发了短评《观念生“金”》。

报道，引起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！时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卢荣景批示：“两村条件基本相同，而经济发展差距拉得越来越大。经济发展差距实际是思想观念上的差距，领导工作上的差距。”他建议，在全省开展一场“思想解放大发动、大讨论”。时任安徽省省长回良玉也要求“在思想解放上来一次再发动”。时任安徽省常务副省长汪洋批示：“切中时弊方能引起共鸣，敢于亮丑方能催人‘愤’进，如此大讨论才能解放思想。”

3年后的1998年，记者再次来到“山两边”。两村的变化，却让记者很是意外——

曾经“不思进取”的下吴村，知耻而后勇，村里配强了“两委”班子，厘清了发展思路，“对照洑家找差距，憋足劲头赶洑家”……

记者看到，下吴村面貌大变：坑坑洼洼、荒草漫藤的乡间小道被平整的砂石路取代；不少村民拆掉土房，建起了小楼，院子里果树成荫，门前清清的池塘里，鸭鹅悠闲地嬉水……

可令人遗憾的是，被当成“学习榜样”的洑家村，此时却陷入了困局：因财务纠纷，村里干群关系严重对立。公益事业没人管，曾经红红火火的果园、茶场全都荒废了，“茶叶基地、水产繁育基地”的巨大标牌，也已字迹斑驳，孤零零歪斜在村头，甚至出现了村民哄抢集体财产的尴尬场面……

记者百感交集，把所见所闻写成报道《三年再访山两边》。文中指出：“改革也好，解放思想也罢，是一个不断完善、深化的过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”

光阴荏苒。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，中国农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乡村振兴成为新的时代课题。

在此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际，记者决定再次探访“山两边”。不只是回望来路，更希望通过苏皖这两个相邻山村几十年的岁月嬗变，触摸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的脉搏。

下吴村、洑家村，如今又是怎样一番模样？

在此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际，记者决定再次探访“山两边”。不只是回望来路，更希望通过苏皖这两个相邻山村几十年的岁月嬗变，触摸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的脉搏。

那山那水那人，全然换了模样

●山这边山那边，一直摆着劲呢

在洑家村山坡上的茶田里找到了老支书王海清。

刚刚下过一阵豪雨，一缕缕丝带般的白云在山间飘来荡去，躲在白云后面的太阳若隐若现，茶树碧绿的叶片上便镀了一层银灰。从银灰中走来的王海清，让记者眼眶有些湿润。

“一晃眼，二十多年没见面喽！”跨出田埂的王海清，显然也很激动，一把攥住了记者的手，棱峥的骨节还是那么有劲儿。他的裤管、鞋上沾满了泥土。

第一次见王海清时，他还是个精壮的中年汉子，说话瓮声瓮气，眼睛炯炯有神。而今，已是满头银霜，背也不复当年那么挺拔。不过，说起村里发展变化，他的思路还同当年一样清晰明畅。

伍员山如果有记忆的话，一定会记住这个汉子跋涉的每一个脚印。当年，洑家村赶超下吴村，时任党支部书记王海清功不可没。是他，从上海水产研究所请来专家繁殖成功了罗氏沼虾。又是他在开发荒山遇到资金难题时，带头将自己准备盖房的钱拿了出来，搞起了股份合作制。

如同一个稚童珍爱自己心心念念的玩具一样，原本内向的王海清，此时话痨得刹不住，说着这些年村里的根根梢梢，眼神又像当年一样明亮。

讲完了想讲的一切，他意犹未尽，执意要带记者到村子的角角落落实地看上一看。

印象中的砂石路，已经被柏油路取代。村头那片满是野气的荒坡、山溪，被打理成了绿油油的草坪和精致的鹅卵石观赏河。岸边，一丛丛鸢尾花、蓝菖蒲开得正艳呢……

“认不出了吧？这是新建的露营休闲区。能停房车、能搭帐篷、还能采摘瓜果。一到节假日，坡上坡下满满当当都是人。前不久，一对东北老夫妻开着房车在这里一下子住了十多天。”

沿着山坡上行，一栋栋土黄色小楼映入眼帘。

“这‘土’房子，像不像当年采访时住过的那间？不过，这可不是当年的穷土墙矮，是用真石漆仿制的，就为了留住洑家屋舍的老味道。旧皮新瓢，屋里面的陈设，城里有的我们都有。往那边看，家家门口都停着小汽车。有印象吧，当年的村道，可是连自行车都骑不成嘞。”王海清边走边说，两眼灼灼放光。

记者发现，每家的停车位都做了规划，巷尾有垃圾投放点，街头有小花园，家家房前屋后种满了鲜花……

确实，居住环境，一点不比城里逊色。

“下吴又是怎样的状况？”记者急切想知道。

“这些年，山这边山那边，一直摆着劲呢！人家那边的发展，一点也不比这边差。”王海清很坦率。

他带着记者立马来到了山对面。

“走的是黄土路，晴天一身土，雨天烂泥汪；住的是土坯房，冬天不挡风，夏天不遮阳！”这是记者1995年第一次造访下吴村时了解到的情况。

这次重访下吴村，记者被中国农民身上蕴藏着的巨大创造力深深震撼了。

很难想象，这就是记者曾经到过的下吴村。整洁的村道——无论大街还是小巷，均是高等级柏油路，不仅不见垃圾，连落叶也清扫得干干净净。依山势错落有致地分布着粉墙黛瓦的徽式民居；每栋房屋的侧墙上，都画着与村子有关的民间故事，每一幅彩绘都是那样栩栩如生。一下子，我们便踏入了两千多年的下吴村的过往……

绕过一弯清清的池塘，眼前几座漂亮的楼房比肩而立。楼房的倒影扎进了水里，水里便长出了一排楼房。几只调皮的鸭子“嘎嘎”叫着划水而过，于是，水中的楼房颤颤悠悠跳起了舞蹈。

家家户户敞开着大门，门前都有一个别致的花坛，月季、栀子花一朵比一朵笑得欢。院落里，或是一丛修竹，或是一排香柚，或是几株腊梅，均枝叶繁茂，泼泼辣辣的生机透过绿篱大大咧咧向院外挥洒。

记者信步跨入其中一家。

客厅足有40多平方米，屋顶一盏枝形吊灯颇为气派。屋主人正在厨房里忙活。锅里的炖肉香味扑鼻而来，案板上，放着一把嫩嫩的香葱和两条新鲜的大板鲫。

说明来意，主人段奇胜热情地和记者拉呱起来：“我本来在外面做电机生意，一年怎么说也有个几十万块收入。这些年，村里环境越来越好，生活越来越方便，诱得我一踏脚便回村定居了。”

最让他称道的是，和谐的邻里关系。他指着门口的一堆玩具说：“我家大门从早到晚就没有关过，孩子的玩具都是放在门口，从来不会丢。邻居家孩子拿去玩了，还会洗干净放回原处。”

离段奇胜家不远，是村医孙裕志的诊所。她是土生土长的下吴人。她结合自己的工作，谈起了身边的变化：“以前，村民来看病，可麻烦了。山区嘛，交通不便，遇到了急症，能把人急死。再就是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，看病问半天也讲不明白。现在，交通情况你都看到了，就是到郎溪县城也是一眨眼工夫。治病也方便多了——瞧，病人的情况全在这里边呢。”孙裕志顺手拿出平板电脑展示给记者看，“村里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和慢性病情况都有详细记录。”

听说记者来调研，下吴村党总支书记蒋福金赶过来了。这位40多岁的汉子热切地对记者讲：“《山这边，山那边……》发表时，我还是个年轻后生，当时就憋着一股子劲儿，下吴一定要干出一些名堂来，让记者再来看看。终于把你们盼来了！这些年，下吴、洑家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要替我们好好说道说道哟！”

其实，眼前的事实已说明了一切：今天的“山两边”，已全然换了模样！

那么，变化的动因何在？

接下来的一周，记者在村里“安营扎寨”，往返穿梭于“山两边”。

●山这边山那边，一直携手着

一丛丛蒹葭、蒲苇将一汪不大的水塘勾勒出了诗意图。浅水处，一只白鹭单腿站立着，对着自己的倒影若有所思。水塘边，几棵硕大的银杏树蓬蓬勃勃织出了一片清凉。

洑家村村民组长吴士明的家，正对着这口池塘。坐在他家门口的树荫下，轻风拂过，草的清香和花的幽香丝丝缕缕沁人心脾。

“你猜那是做啥用的？”吴士明指着树下几张半米多高、三米来长的凳子问记者。

“那是我当年养蚕用的脚凳！”不待记者回答，吴士明自己说出了答案，“当年最多的时候，我家养了三‘纸’蚕，分匾时，把三间屋子铺得满满当当！蚕吃桑叶的声音，就像下雨一样‘沙沙沙……’忆起往事，吴士明不由得眯起了眼睛。

“那年记者在文章里说，‘观念生金’，‘调整结构要随着市场变化不断变化’。洑家能有今天，就是‘变’出来的。最早只知道埋头种粮，后来用温泉水养罗氏沼虾，开发荒山种板栗、养蚕桑。再后来呢，蚕丝掉价，我们就挖掉桑树种茶，绿茶不行种白茶，白茶降价就种黄金茶……你看，变来变去，把我这脚凳变成‘古老董’喽！”

“变”，不单单是洑家村。这些年，下吴村一步不落瞄着山对面呢！

吴士明是下吴村的种茶大户。当年，看到山那边种绿茶前景好，便在村里包了茶园。第一年，荷包就塞得鼓鼓囊囊。后来，从洑家村那边传来消息：绿茶很快会被市场淘汰——人家已经开始种白茶了。

“悄悄打听发现：乖乖呀，绿茶白茶，一字之差，收益可就差得大了！那边一亩地比我们多赚5000多块呢！”吴士明果断挖掉茶树，从浙江安吉引进白茶和黄茶，之后又引进了效益更高的奶奶茶。“普通成品绿茶一斤也就卖200多块，而奶奶茶的鲜叶，就能卖到400多块。”

如今，政府打造“美丽乡村”，这让老吴又看到了商机。他果断买下村里一家废弃的老茶厂，密锣紧鼓开起了民宿。

“以前，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大家可能体会不深。现在越来越明白了，好环境好生态，真的能大把大把赚到钞票呢！”望着窗外的木栈道、石板路和湖边悠闲啃着青草的山羊，吴士明悠然自得地说，“我的民宿，周末节假日早早就订光了。养的鸡、种的萝卜，城里人稀罕得很嘞。茶叶也跟着卖出了好价钱……”

“现在，经常会山那边的同行来找我，吴士明很得意。

宣城市委书记李中碰巧也在下吴村调研。

这个颇有书卷气的干部很接地气，无论是下吴村还是洑家村的情况，都了如指掌。他谈了对“山两边”发展路径的认识：“这些年，山这边山那边，不但摆着劲儿，也一直摆着手呢！经历了比学赶超、肩并肩、共富裕的历程。两村的实践，让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——农业要改变弱质化，必须切实提高‘质’上下功夫。不但要生产优质的产品，还要培育优质的加工体系、优质的市场体系。如此，好产品才能有好收益，好山水才会有好回报。”

在下吴村茶市场，往来穿梭的快递车令人目不暇接。接单、打包、装车一气呵成，一箱箱茶叶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。我们还没走进销售门店，便听见穿廊而出的询价声、欢笑声、噼噼啪啪的键盘敲击声。

“春茶一天一个价。以前，鲜叶下来，我们要到县城‘蹲市场’。那要靠撞大运了，有时候跑断腿、磨破嘴也拉不到几单生意。现在，政府在村里建起了茶市场，千里买卖一线牵，买家卖家鼠标连！”店里的那位大姐穿得很时尚说话也很风趣，满嘴都是嗑儿，“现在，开网店、拍视频、做直播也成了农民重要的‘劳作’方式，‘新农具’就是这手机、电脑……”

下吴村建起了茶叶市场，统一管理货源、质检、品牌、营销；山那边洑家村也不甘落后，正在建茶产业链溯源平台，防止鱼目混珠，保护茶农利益……

●山这边山那边，人人争做“技术流”

忙完了一天的活计，傍晚，洑家村的几位村民在村头的凉亭里摇着蒲扇聊大天。一抹晚霞铺在天际，空中好像着了火，村民的话题也很“火”。记者参加了进去。

“听说今年枇杷果子小，卖价降了一成多？”“可不嘛！我刚从批发市场回来，确实降了。”“我想改种蓝莓，不知道行不行？”“听说种蓝莓得用腐叶土，酸碱度不好调。”“这倒不怕，有老曹呢！”

……

在乡亲们口中，这位姓曹的农业技术员神着呢，似乎无所不能。

在村民指点下，记者来到了老曹家。

老曹，大名曹帮清，黑黝黝的脸庞，精瘦精瘦，搭眼一看，就是常年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汉子。

他把自己的一身本事，归功于当年的村党支部。

洑家村刚开发茶园时，见不到收益。经邻村一位农技员一点拨，转过年，收益就翻了番。这让洑家村党支部认识到：村里的问题，表面上是缺“财”，根本上是缺“才”！

于是，党支部出面，聘请6位有高、中级职称的技术员来村里当顾问，同时，派出183人次到外地接受农业技术培训……曹帮清就是其中一员。

他从徐州农校学成归来后，一出手，就让农民尝到了知识的甜头：村里的荒山上长满了野生板栗，这种板栗个头小，口感也不好。他带着村民搞嫁接，1000多亩板栗树，一棵一棵“过堂”。

嫁接当年，板栗就卖出了好价钱！曹帮清一下子火了，成了村民争抢的“活财神”。

论“才”，山这边下吴村邱君烈的名头，一点也不比洑家村曹帮清差。在下吴村，一提邱君烈，村民们都会脱口而出：“哇！那可是茶专家。”

“我是村里较早种茶的那一批。一开始，啥也不懂，两眼一抹黑，只能跟在承包下吴茶园的外地茶农后面偷着学。偷艺，哪儿有那么容易！人家留了一手呢。后来，村里为我们开了培训班，请技术员手把手教，这才上了道……”